

# 鐵 甲 列 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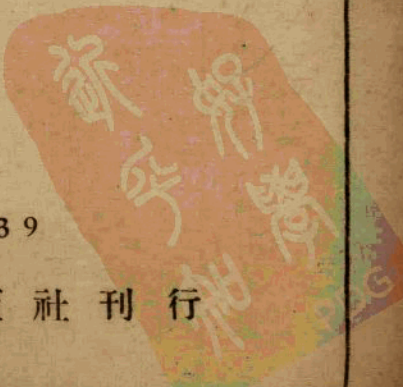
Nr. 14—16

V. V. 伊凡諾夫作

韓 侍 栢 譯

1939

言 行 出 版 社 刊 行



I

“軌道旁有巴爾底山啊！”

—

數目字閃在眼前了——八五,六四……其次是三個零,……像雪白的數珠似地……在車室的門上,在窗欄上,在手鎗的匣子的革皮上。並且簡直像大粗筆畫的數字 8 似地,在吊床的上邊,那剃得短短的頭,落在大的——像曠野的路似的——肩中,臥着涅紫拉索夫大尉的副官的旗手奧巴布。

就在那大尉一支一支地吸着,而把煙灰輕輕地消滅在那毀壞了的鋼鐵製的中國神像的肚中的煙卷上,寫着這和

令我們走麼。……不，還不是命令我們，簡直扭曳着我們的衣領便把我們趕出來了……扭着我們的衣領！

這時大尉咳嗽了，煙似地飛着唾液，揚起聲來說了。

——噯，這些懶惰的混賬東西！

奧巴布向那彎曲着身體的大尉伸出了長手。正好像要支住那滾轉着的材木似地，好容易才說了出來。

——混賬東西們騷動起來了。非鎗斃了那些東西們不可，混賬，沒有辦法的東西們——非撕碎了不可。

——那樣子不成啊，奧巴布，那樣子不成啊……

——因為你是有病啊。你看看首領謝米諾夫。他什麼都不計較，只是打。

——內部裏完全乾了。……燒酒也不見效了。……吸煙呢——臭得要作嘔……腦袋裏頭，簡直像一隻牝鷄孵着三百個鷄子似的。……並且凝然地繼續着坐下去。噯！……溫暖地，濛濛然！微溫的粘粘東西滾轉着……蹣跚地匍匐着。怎麼也克服不了，但也不明白那是什麼東西，這真是受不了啊……

——對於你，女人是必要的了。你已經很久沒有弄女人了罷？

奧巴布遲鈍地看了大尉。

——沒有女人是不成的。若作着這樣的工作，可以每月一次。但因為我是健康的……每兩個星期一次，比規尼鹽是好的。

——大概是吧……弄一個看看。就是我不幹一次也不成的……

——立刻就可以幹得了，因為這裡有很多避難民的女人。……都是很好看的呢！

涅紫拉索夫開了窗。

有了煤氣與熱土地的味道。像裝着蟲子的匣子似地那擁滿了人們的車站發着汗。車站的牆壁與開放了的窗以及那門旁邊的小鐘樓濡濕地在發光。

在人們上是貼着‘避難’的字樣。

新鋼筆頭似的瀟灑的小學教師走來了。可是在他的肩上補綴着襤褸。姑娘們連頭髮也不梳地，一面的頰上帶着皺痕，赤紅着成為灰色的了。這怕是因為枕頭硬吧；或者也恐怕是沒有枕頭地——把袋子放在頭下了吧。

——人們是消損着了——奧巴布這樣想。他想要妻子了。

他把唾液吐在手巾上，於是說道。

——沒有意味！

涅紫拉索夫撕碎了灰色的電報紙。在電報裏——如在任何處地——寫着數目字。像往常一樣地，那時候奧巴布的眼神灰暗起來了。發出了沈暗的混濁的聲音——

——又是麼？

——什麼又是麼？怎麼了？

奧巴布瞥了窗外，涅紫拉索夫——從奧巴布的肩上。

避難民們非常敬畏地圍着看鐵甲列車，並且望着那在站台上的武器，與其他眼看不到的地方的某一些東西，以及奧巴布與涅紫拉索夫。這時大尉總感覺着他是裸體地站在衆人的眼前的。裸體的涅紫拉索夫是骨稜稜的——使我們想起了鐘頭的鐘子——並且有着尖角與灰色的滑皮膚。

他在奧巴布的肩上惱怒地說了。

——人們好像把我們看爲救助的天使了……美麗的天使！在電報上這樣地寫着啦：威爾希寧隊在鐵道附近……在城裏……出現了。

奧巴布沈重地從窗邊退了下來。

——是猶太人哪，大尉。城裏頭也是猶太人，威爾希寧隊也是猶太人哪。給我一支煙。

——日本兵怕要來了吧……還有旁的人們。你去命令他們汲下了水……一定地……立刻就去呀。

——又動啦！又亂起來了！

奧巴布用那長得像繩子似的手，敲了自己的腿部。

——這傢伙是有趣的。

旗手，看見了那注視着自己的涅紫拉索夫的閃耀的眼球，說道：

——我並不是想着死的事。只是不能不動的，一呆着了，就連肉都要上銹的。

奧巴布嘆息了。他的全身裏都嘆息了。就連那像裸麥的硬餅乾似的發着汗的頰骨也嘆息了。——那是一種長聲的農夫的嘆息。

——我們那方的巴爾諾盧斯縣……今年是好年頭兒啊。我癢癢得想作工了。

涅紫拉索夫跳起來急忙問道：

——旗手……我們的長官是誰呀？……我們的直接的長官是誰呀？

——是斯米爾梭夫大將。

——啊哈？可是現在他在哪兒啦？

——巴爾底山們把他絞死了。

——哈哈……那麼其次的長官是誰呀？

——其次的長官？

——我問你哪。

——是薩哈羅夫中將啊。

——他在哪兒啦？

——那我不知道。

——那麼軍隊的指揮者在哪儿呀？

——那我不知道啊。

大尉緊了革帶。於是想這樣叫了——‘連這都不知道，可是却很遂行着指令’——但是他面向着外方，用手指搔着那窗欄上的漆片，小聲地問道：

——旗手，我們到底聽誰的命令好呢？……噯？這個電報的事我們是聽誰的命令好啊。……你等一等。

奧巴布敲着鐵製的小神像的肚子，一心地想要捉捕住那在頭裏飛跑着的思想，但是它逃走了。

——不知道啊……我所知道的就是把水取來……於是我們射殺——非常簡單的。

於是像那帶着沒有洗了的翅翼的鵝鳥似地，闊展着加利費（譯註——肥褲子的一種。），奧巴布走在列車的廊下，叨唸着了！

——那不是我的義務……思索什麼的……我是什麼哪……是軍火呀，再也沒有旁的了……管他媽的……嚇

## 二

裹着藍色的裹腿與穿着大的兵卒的靴子的弱小的兵卒，慌忙地敬禮了。涅紫拉索夫不想在站台上擁擠着。所以他繞着那縫着鋼鐵帶的鐵甲列車走，在那逃亡來了的避難民們所乘着的兵卒車（譯註——當時在貨車上燒起了火爐以輸送兵卒及避難民們的。）中，咳嗽着了。

——“不必要的俄羅斯”——他帶着羞恥地這樣想起來了。並且——這樣想起來，臉就紅了——“可是你也是在俄羅斯裏邊的呀！”

好像在衣衫下浮起來的兩個袋子似的肥臀部的脂粉的女人，使大尉想起了奧巴布的提議。大尉大聲地說道：

——傻瓜！

女人回頭看了。她具有那悲哀的陰鬱的雙眼與埋在皺紋裏的小額。

涅紫拉索夫扭過臉去。

兵卒車是被那變成了褐色窄板裝成的。在縫裏嵌着陳年的莓苔。那以皮條代為把手的門在作響。在門旁邊的釘子上掛着的編袋裏，盛着牛肉，獵禽與魚。在另外的兩三個門的上方，有樅樹的樹枝一類的東西。在這樣的列車裏，青年



老人的喉頭，遮着萎縮着的皺紋，有小孩子的拳頭大小。並且那皮膚的白淨的條紋，每一說話的時候，便伸直着閃爍起來。

“好像輕易不同人們說話似的呢”——涅紫拉索夫這樣想。

——我在希紫朗是有着土地的——老人歡喜似地說起來了。——是很好的肥沃的土地呀。簡直是黃金，不是土呢，——人們可以用它造錢的呀。……可是這樣的土地都棄捨了啊。

——可惜吧？

——那是的，當然是可惜的，可是我把它丟棄了。非要回去不可的。

——回去是很遠的呢，非常遠的……

老人幾乎令人看不清地搖了搖頭。發出了一種沈重的尖銳的嘆息：

——非常遠的……聽人們說威爾希寧軍隊又在鐵路上出現了……

——瞎說，什麼都沒有的。

——真的麼？那麼他們是瞎說着的。——老人快活地搖了搖斧子——聽人們說，那些東西要把所有的人們都殺死

的。毫不寬容地，連畜生也要殺死。聽說只有鐵甲列車是惟一的希望。是的——是的……那麼，那里是沒有威爾希寧麼？

——沒有……那里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樣是很好的，先生。那麼我們到海參衛去罷……在那里暫且停一停。可是，先生，你說我回到哪里去好呢？

——你忍耐不住了麼……不要擔心吧……真的。

——我是這樣想的……人終歸是是要死在途中的。

——在這里你不合意麼？

——因為竟是些不認識的人。我們那里的人們全是很和氣的。可是在這里人們都不知道怎樣講話。那些中國人普通是不懂得俄國話的。普通他是怎樣地生活呢？不會生活得好好的。在這里蟲子要把一個人吃光了的。所以恐怕還是回去得好吧？什麼都拋下地走麼？那些布爾什維克們也是基督教徒麼？

——我不知道。——大尉答道。

### 三

傍晚，向着車站吹來了煙。

森林燃燒着了。

煙是輕輕的，暖暖的，四周發着松脂臭。

磚瓦築的車站的小屋，粘土製的水甕似的揚水槽，中國人的小屋，以及那高粱的黃色的原野，都熏在藍色的煙霧的蒸氣裏。人們是突然變成非常蒼白了。

旗手奧巴布大聲地笑了起來：

——膽怯的東西們！……怕着呢！……

於是好像要捉捕住那笑聲似地，衝出他的兩隻長手在空中響着指骨了。把那縛着白糖塊（譯註——在俄羅斯白糖是成着塊的。）的紐帶繫在腰上的，穿着栗色的斗篷，面孔土色的肺病的避難民的女人，輕步地在車站裏跑着，小聲地說道：

——巴爾底山……巴爾底山……密林是燒着了。並且把大家都要射死呀……威爾希寧逼近來啦……

十二個兵卒車裏的人們，全一同地看了那個女人。栗色的斗篷被灰遮蓋着了，突出的頰骨汗淋淋的。所有的人們全感覺到了一種近似饑餓的陰暗的疲勞。

車站的司令官（兵卒們管他叫作“四段”）——頭大大的，有着像冰柱似的透明的灰色的口髭的車站的司令官，勸說着衆：

——聰明的諸位，靜靜地看着啊。不要昂奮起來呀。

——赤塔被占領啦……海參衛也有了布爾什維克們啦！

——一點都沒有那樣的事……是諸君的耳朵聽錯了的。與赤塔的通信還通着呢。現在還打電尋找着諾克斯將軍的乳母呢。

於是，咽住了冷嘲的笑，清楚地說道：

——諾克斯將軍把乳母失落了，現在正尋找着呢，並且還出了賞金。那是一個有外交手段的乳母啊。也許是在哪兒被巴爾底山們強姦了。

一個像滿鬚着花的野櫻似地美麗的鬚髮的青年，剝去了那貼在兵車上的貼紙與參謀部本部的作戰報告。誰也不知道這個參謀本部是在哪里，並且誰也不知道是哪些人同着布爾什維克們在作戰，而人們仍然現出了活氣來。

溫暖的水流，迅速地在地上流着。雷聲起了。密林也開始囁囁地發響。

煙消了去。但是驟雨停止後，現出了虹的時候，又擁來了藍色的煙的漚卷，於是又熱起來，呼吸覺着困苦了。黏黏的泥濘，把脚陷在土地上。灰色的田地裏發着氣味了。並且在小屋的那方，發出微微的響聲，濡濕了的高粱刷刷地響。

突然，向着站台上，兩個哥薩克人，從揚水槽的蔭處，運

來了曹長的死骸。曹長的額被射碎了。並且在鼻子上，與在那帶着發光的暗紅色的血塊的人參色的口髭上，像濃濃凝固着似的灰色的腦髓，滴垂着。

——巴爾底山，把這個人哪——繫着紐帶穿着斗篷的女人囁嚅着說。在褐色的兵卒車內，人們開始騷然地小聲地講起來。

巴爾底山……巴爾底山……

涅紫拉索夫大尉，從自己的列車之中，走了過去。

在某一個車的上車口的地方，站立着那位穿着栗色斗篷的避難的民女，慌忙向兵卒探問着：

——你們的列車不拋棄了我們吧？

——不要搗亂啦。——涅紫拉索夫突然對這位細鼻子的女人憎惡起來了，向着那個女人這樣講。

——不能講話！

——那些人們要把我們殺死啊，大尉！您是知道的吧！

涅紫拉索夫砰地把門關上，叫道。

——畜生！把你丟給鬼呀！

又來電報了。也不知道是從誰來的並且顯然地錯着數字的一道命令，是命令追趕那集到鐵道周圍來的威爾布寧

軍隊的。並且在頂後邊，還寫着日本人與意大利人的事。

——電報12541號，你看！……一道命令，旗手，一道命令，我和你說……誰命令啊，誰能命令啊，我說？他是誰呀？

溫和的，肥大的機關車，好像減除了痛苦似地喘氣着，載着日本人的兵卒的六架車，曳進站台裏來了。並且在它的後邊，又來了另外的機關車。像黃頭的小鳥似的，短小而潔淨的人們，跳到站台上去了。

日本人的士官，在鐵甲列車的機關車裏，尋到了涅紫拉索夫大尉。摸着手鎗的盒子，微微動着肘，日本人努力着要把R這個字清楚地發音了，柔和地用俄語說道：

——我……是陸軍中尉田中無造。我，那被派遣來的…

…

於是突然揚起了聲音，沈重地吐出一個深印象的字：

——擊滅啦！……擊滅啦！……

與他並排站着美國的通信員——穿着那釘着發光的綠色的扣子的弗蘭契（譯註——軍人服的一種，法國弗蘭契將軍發明的。）與條紋的襪子。他迅速地，也是用了傳授來的樣子，望着車站，飛寫着記事，問道：

——這是？……這是？……那里是什麼哪？

奧巴布與另外的一個士官，流着汗，咳嗽着，在給他說

明。

——好的，——涅紫拉索夫說——奧巴布，你去命令他們與日本人們的列車連結起來。

他砰地一聲關閉了沈重的鋼鐵的門。

——快去呀，去呀！……——這樣把那命令裹在卑賤的罵詈裏，高聲地叫着。並且從那載着避難民的軍用列車裏，向着第一千四百六十九號的鐵甲列車移來的憂鬱，用手要感觸到，用眼要看到的這種慾望，在身體裏生長起來了。

涅紫拉索夫大尉跑過了列車的內部，用手鎗威赫着了。並且他想要叫喊，高聲地叫喊，高得使那張着毛氈與鋼鐵的牆壁裂開……但是其後他不明白爲什麼有發出那樣的叫聲的必要呢。

污穢的兵卒們，伸開了身子，四角的臉像冰似地凍着。毫無效用的襁褓是妨害動作的。好像在鋼鐵的武器之旁，人倒要痛他們裸着身體來看一看，但不管他們在恐怖中燼燃着的心一樣。

奧巴布旗手開快步默默地隨在大尉的身後走去了。

防衝器鳴響了。幾乎聽不見地那般短，車掌吹了笛。這時從賣店裏，響了鐵桶的響聲。於是使軌道壓着土地，把車站，射擊的小屋，被煙遮蔽了的森林，以及那被溫暖濕潤的

風吹打了的丘陵地的花岡石，拋向背後，這個車輛的沈重的鋼鐵箱子，下行了去。可是，不能夠墜落地，載着那被憂鬱與憎惡充滿了的幾百個人的肉體，向着黑暗之中飛去了。

#### 四

然而，在這時候，中國人吳新賓，躺在軟木樹的樹蔭下的草地上，閉着斜視的眼，歌唱着那赤龍怎樣把小姑娘陳華強姦了的歌。

那個小姑娘的臉，是人參的根子的顏色；她的食物，是雞冠子，睡人大小的菌子，以及其他等等，這些東西全是非常多的，而且是很精良的美味。

但是赤龍穿入了那小姑娘陳華的人生之門，於是那反叛的俄羅斯人便生了出來。

巴爾底山們坐在稍稍離開着的地方。奔泰夫利·紫諾勃夫歡快地突出着包牙，以那充滿着不可動的信仰的話語叫喊道：

——他們逃跑啦，兄弟，他們儘量地跑啦！他們愚鈍得像一羣羊似地逃啊！可是我們必須張着我們的眼哪！並且那城市——它 堅固的，非常堅固的。

岩石與海發着氣味。乾枯的草在沙地上刷刷地響。



## II

### 不同的土地的人

#### 五

“由俄日之合同部隊，與一千四百六十九號鐵甲列車之援助，威爾希寧的巴爾底山隊——已經四散。

我方死者四十二名，負傷者百十五名。我方戰鬥之持續，超過一切之賞讚。丘陵地中之敵軍之追擊現今尚在繼續。一千四百六十九號鐵甲列車長官涅紫拉索夫。第八千七百十七號電報。七月十九日。”